



贈光祿寺少卿監察御史覺軒王公相墓

王崇慶

公姓王氏諱相字夢弼覺軒其別號也汝寧府光山縣人五世祖勝四弟勝五嘗避兵亂自楚徙居老鸛巢因家焉曾祖元凱祖彥祖皆有隱德弗仕父珠幼讀書有才俊名後爲安東縣幕小心贊政有黠民誣奏者及事解其人復且犯盜兄弟三人皆被繫邑令欲並置之死以償縣幕憤縣幕弗忍從及署邑政竟活其季曾無幾微介諸中君子以爲長者云公之生也頎然長軀而豐貌雖天性樂易然亦不詭隨流俗

先是縣幕翁每謂人曰大吾宗者其斯子乎遂延師
勤課正蒙考業後以公貴追贈爲監察御史妣胡氏
贈孺人覺軒賦資穎邁習舉子業往往有警策語辛
酉中河南鄉試正德戊辰登進士初授淮之沐陽令
沐陽邑僻民貧公帑無夙積會歲且大饑民日流移
覺軒百方求所以濟荒者因請官錢數千緡賑之至
躬親計口面給焉由是全活者甚衆逆瑾用事嘗變
賣鹽引及沐陽覺軒乃白之當道謂舟楫不通百家
之產未足以當千引之費後竟事寢吏有受賄作爲
人申辨者覺軒時方訊決吏乃持手藁以進故以疑

李問覺軒知其詐治之立服蓋自是狡獪者莫之敢
肆矣邑庠屋壞覺軒爲脩葺之每謁廟後親啓羣經
而講究焉沐之士子翕然向學自覺軒始也時山東
盜起近遠騷然覺軒乃築城廓浚池隍練民兵由是
盜相戒莫敢入境者他如撫鰥寡鋤強梁恤獄訟正
風俗裁冗奢未及朞月而賢聲出矣當路交薦比啓
行沐民老弱泣隨者相望因留其雙履旣而且立碑
以申去思未幾拜山西道監察御史獨持風裁門無
私謁及領湖湘清戎之命乃更飭法令定立條格使
官吏有所畫一以繩里胥用是軍政乃清而宿猾屏

迹幸菴彭公聞之有嚴明端慎之許嗣後奉勅閱城池驗軍器凡湖山隙地盜所出沒者悉令修築以爲捍衛蘄府往嘗作看花樓於城隅至侵及池隍爲魚沼覺軒一切按之以法始還其舊又嘗上封事有設守備以安地方禁科害以恤民兵責守巡以祛宿弊查恩例以免拖欠造軍器以節民財復舊規以革冗員事皆切於救時而冗員云者則指總兵權宦也楚人迄於今頌之雙鳳山二程夫子所生地也因重新其祠華容劉公東山里居爲薦疏起之並及錄用其嗣至若羣小憑依狐鼠必懲之不少假借時邊將多

羅織平民指爲奸細以冒功者無慮二三百人覺軒知其寃將奏聞於朝邊將懼乃賂權勢冀獄成以掩其詐且遣人恐嚇之而覺軒屹不爲動尋出按山東風采視昔益倍先是臨清地衝要設鎮守太監一又各倉場設至五六有司供費動以萬計軍民病之覺軒按臨初卽會議以聞辭甚懇切而又榜之衢市以示禁約由是有司始不敢過於奉承無賴始不敢恣於無忌矣然渠輩由是羣起而謀所以中傷之後果被逮補判高郵州東人號泣遮留者無異沐陽也覺軒方從容就道然自是病作未幾卒年僅四十有九云

覺軒孝出天性每念封翁未及祿養必爲泣下敬其
兄良輔處士殊盡友愛兄沒奉嫂氏撫遺孤每給田
屋與之無吝色待族衆捐俸輸稅宦居垂十年餘未
嘗爲自私計不經之事未嘗一出諸口有奏議文移
詩稿若干卷藏於家今 皇帝卽位贈覺軒光祿寺
少卿諭祭一壇至御史蕭某按大梁奉 詔采輿論
移文有司又從祀鄉賢祠嗚呼其亦庶幾不朽也已

董君建中墓志

崔 銑

湯民諱建中吳江主簿董公之中子也湯民少與邑
人殷雲霄相友善以修學倡鄉人又取呂氏卿約爲
課每大書壁爲勸誡弘治乙丑與湯民同舉進士湯
民授行人晉官御史近夫謝病歸後起爲青田令晉
官給事中並以其才行理官近夫峭勁而好文章多
友當世士湯民惇大而執蒞事精悍初吳江公貧喪
其配楊葬具薄陋湯民日夜號泣吳江公在太學繼
妻暨子留壽張湯民涉水負粟販之以給朝夕歲凶
兄弟將異居湯民泣止之不可往白于吳江公亦不

可乃以田宅讓兄弟指其婦曰吾婦幸有奩不累諸兄弟也爲御史時值盜四作雙人僭柄朝有邪臣威脇爵餌直道幾杜湯民以其僚麻城劉天和儀封劉大謨安陽張士隆桐城余珊崑山周廣表善刺奸雖勞不撓甲戌湯民按順天遣其妻子還獨留老奴司戶母敢私謁永平大水民漁以生權閹奪之斷其罟麗有嫗與其子哭于野湯民行部見之廉其實卽上疏劾閹人曰奪漁是無民也無民是無君也無君者戮無赦閹人懼而縊海葦潦漁之利然後悉歸民又有閹人將之廣過任丘奪御史府以屈聞湯民至列

健卒以待有司懼迎湯民于路跪請避之湯民弗許直入坐堂上泥關閹政如常大閹大驚辭去有二青衣持勢人書至語人曰往太監皆無能故屈御史下吾之來非有託也將挑之與角勝負耳旣入書湯民不啓封火之以詐罪二使流于驛霸州男子自首爲盜趙鏃弟幸不歿實賊諒爲間者湯民立命斬之命修州城以備湯民沉毅慮定而後發發卽不可易嚴於治吏而不苛以其暇復射圃修元節士劉因祠以禮教節義誨儒生乙亥得痺疾已以吳江公喪歸明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年四十有二近夫亦以是歲夏

卒于南京天平殄我二良謂之何哉

湖廣道監察御史一齋蘇公恩墓志銘

徐階

公諱恩字從仁別號一齋姓蘇氏仕終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嘉靖乙亥八月十二日得壽五十七以卒幼孤母薛孺人撫且教之公生則寡言笑恒若有所思念不與羣兒徵逐爲歡好年二十屈應科舉選有司置其文高等明年遂領鄉薦人猶罕識面目者正德戊辰舉進士拜秀水令秀水去華亭百里而近姻故造請輒戒門以絕諸所興革惟法之從視世所謂周旋委曲槩以爲違枉與監司語不能抑揚致媚

厚邑之豪不得肆則誣公不法若干條按察使思文致之比辨乃無絲毫實名益起徵拜御史鄉人有附貴倖竊勢權者公意輕之彼愠曰小蘇乃敢爾耶會侍宴殿中劾奏錢寧江彬驕橫不時赴詔釋不問公知不能容乞歸養薛孺人尋丁孺人憂諸貴倖踵相繼斥戮以死免喪復爲御史出按四川飭已持憲繩引斤斲人不敢失尺寸奪巨族侵民之田若干頃配其奴同年友黷于貨摘發無少隱當是時論公者一以爲嚴師一以爲烏鵲公因引疾歸後四年起按廣東或舉蜀事爲戒公不答至則籍寺田歸之官敕郵

吏毋濫給食察其食之濫與食焉者根鉤罪之費六省英德令受民賕聞公且來卽夜去其邑不敢以門第姻黨冀萬一免時相疾公之爲爲新法大考諸臺諫從臣疏三上竟罷公御史最公之政始爲秀水則幾失官爲御史初入臺禍幾失官按四川又幾失官至廣而踣皆以執法自舉進士迄致其仕垂二十年食祿之日僅十有三嗚呼其可謂篤信特立矣公家居不樂與賓友過從宴衍問遺之跡不及郡縣意有所會或時忿悒不平一發之詩長篇短章皆勁雅可誦嘗讀唐御史渙集喟然曰吾與渙姓同官同好靜

又同獨詩不逮耳予因請題其稿曰三同公屬予序予諾之未暇爲也乃于今哭公云

御史向信墓志銘

楊慎

御史向秉誠之喪大理母惟一相馬諸執友往吊之
噉然而哭曰斯人也而可使早世乎哭已噉然而嘆
曰斯人也而可使無嗣乎嘆已噉然而思曰斯人也
而可使無傳乎惟一曰命之不淑天也訊諸其家幸
有娠未殊者宜勿恤其嗣曷姑謀其傳乎惟一乃揖
諸公屬予曰秉誠與吾與子均同鄉也然與子仕同
科第誼通家世銘子其辭諸嗚呼予其忍辭憶先是
十日秉誠過予觴不醕奕不竟作而曰予憊矣蓋明
日而寢疾疾之三日予始聞之往問於蓮巷舍者再

俄而聞其不起矣則四月二十二日也嗚呼予其忍
辭秉誠諱信四川岳池縣人父諱時德安知府母雷
氏秉誠生少而穎異既長就學聲名燁燁出流輩上
庚午舉鄉試辛未舉于禮部賜進士第選爲河南府
推官法比吏事如素練然僚屬羨服之尤留心民務
嵩縣有永通渠久涸不潤君爲濬之靈寶縣有沙灘
地若干頃君爲請蠲其租陝州臨黃河溢徙別道其
淖淤地善肥饒謂之退灘田地固無土名民爭訟之
積歲不決君令取爲軍民牧馬場至今便之劇賊劉
六之亂君分守新安縣城督令丞修戰具揚先聲明

號令羣寇惴於西犯城得以完收被虜婦女以下

各遣寧家獲棄遺畜產亦數百總制都御史幸菴彭

公上其功有銀牌綵幣之賜甫滿初命薦劉七八上

徵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未幾以母喪去位嘉靖初

元服闋北上值新政初君首陳講學用賢六事詔嘉

答之其他論列極多予就其家求其草曰當時卽焚

之矣嗚呼是愈可以覘其賢也今故無得而書然他

日國史自書之矣秉誠幹宇軒昂揚休山立未別色

入朝人望而知爲向御史也與人交有信義而和氣

款言無少長愛之居閒好讀書爲詩文有古意又善

射儀毫中的巧噴四座飲酒不多而懽洽竟席環居
種竹因自號竹溪嘗徵予賦竹溪詩未有應也而今
已矣嗚呼悲夫

監察御史林公潮墓志銘

王慎中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
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
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
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
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
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
以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爲御史時有
論事之青持議者不觀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舍
惡恥爲辯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

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沒士無所宗顧公與公巋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其治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亾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耄倪有哲有愚皆相吊以人之云亾蓋知斯人之喪非夫人之爲喪也公所以能愧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爲有殊出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脩感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爲容也其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宜褒

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爲不法而外飾小行以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不可測旣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僞而與之使益爲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爲逆卽使爲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爲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爲公罪其所爲陰籌旣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爲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爲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爲奪

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爲壽論棟御史范輅彼逮輅之逮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爲拂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卽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爲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勺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攜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私與爲好玆玩重賄無所愛公爲御史閉關掃軌無

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怵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清心淬行不爲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爲一疏以徇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自蒲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爲號實志不忘其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爲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有一公喜飲酒不爲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狎

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不爲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謔自有名人長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躁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滿其有以愧人雖銜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

鍾御史善經傳

歐大任

鍾善經字理夫順德之都粘人天性孝謹不言而躬行居父母喪皆不進鹽酪者百日終三年未嘗御酒肉雖盛暑必服衰而半武不出倚廬祭葬無少踰禮者創建家廟出自已貲長姊早喪育二甥女如已女擇壻厚嫁之弟善綸先歿撫卹其孤寡同居共爨內外無間言少篤志問學以明周易補縣學生正德丁卯領解額高等辛未登進士授福建興化府推官守法慎刑每讞疑獄部使者驚以爲老吏不如也故署考有片言折獄一介不取之語興化士大夫亾慮數

百人亾不譽其賢能者假官楊日新勢張甚寮案尊禮之至則詰以數語不能對卽縛送臬司按治如律總鎮崔太監使一指揮往鎖府吏竟叱去之崔怒欲求事中傷不可得及相見反屈服焉其發姦擿伏不畏強禦多此類被徵爲御史差往盧溝橋抽分竹木廠實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會武皇帝北狩力諫回鑾嘗劾奏錦衣千戶陶淳不法又彈太監崔文芮景賢以風力聞京師居無何卽上疏乞歸屏居杜門有司屢勸駕不起督撫巡院交章以學行薦於朝未召而卒卒之日貧不能歛當道競周其喪弔者如市郡縣諸生以其行白于督學督學曰賢如鍾御史固當尸而祝之也今祀于府學仰高祠

監察御史唐君濂墓志銘

邵寶

君諱濂字景之別號松坡世爲歙之槐塘人其先爲唐德宗後避亂居婺源之嚴田宋季曰虞者以元兵下江南議殲五姓而李與焉遂襲其故國號爲唐居歙之聊山虞之後至君父復庵公凡八世中以學行稱先生於鄉郡者曰梅臞曰筠軒曰三峯凡三人三峯名仲實在高廟朝以耆儒召見有不嗜殺人之對者也其子子儀知興國有惠政文廟簡爲趙王講官於君爲高祖曾祖允祖邦皆能世其德復庵益敦信義約而能裕始以憲使貴封中憲大夫福建按

察副使配封恭人洪氏有子三人君其季也幼聰穎強記出語驚人時憲使與其從弟太史守之偕遊邑庠君請業其間憲使登進士知平鄉君從之學歸入甲日退自公於當代典章及天下要務多所究習授南京太常博士君惟國大事在茲稽肄惟謹簡庖役嚴壇禁牲滌必須協贊諸郎臨之以分不少假京府臣弗躬陵祀君嚴檄之繼是勿敢弗躬南城太和二羅公繼蒞太常皆謂君能重其官三年考績試廣東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不縱不激惟法無勢有內侍

家人市馳馬傷人君執而法之內侍不敢怨臺幕於扶權姦爲橫家人馳馬與醉人爭道執送君欲誣以劫馬洪君笑曰醉人耳杖而遣之君以守令數易惠鮮及民而吏緣爲姦憲臣行部下上交諂庶事日廢大傷治體上疏論之尋差刷卷湖廣僅一月而宿蠹盡滌以災虞召還君列羣吏臧否狀請行黜陟又建白息民計歲備武靖邊等數事詔議行之於是江西巡按當代宸濠反機露矣有欲禍君者計以其差歸君君行毅然無難色道聞洪恭人病馳歸十日而恭人卒君遂病毀旣而江西變起君以郡當兵衝凡守

禦之策力起替畫焉事平後民兵大橫君言於郡減
之巡撫欲借徵白糧於徽君以喪例至闕言於司徒
請別議之曰民之情國計也吾不敢以郡嫌忘國卒
如君言歸四月君疾復作遂不起君喜交游天下名
士以名節相激昂者若干人爲博士時諸生從而學
者若干人其在家進諸弟姪而課之業輅敏而窘君
尤資之養中憲以志不以時好伯兄某好詩有所倡
君必和憲使君兄而師者也禮以師不以兄殺修先
墓在藤源葛塘者復其堂若田爲石坊大書仲實對
高廟語其上以彰殊遇又請諸部梓梅耀以下三先
生集其自著有松坡彙藏于家年三十六

監察御史靜軒呂君秉彝墓碑

呂栢

君諱秉彝字性之直隸真定晉州人也世傳爲宋呂
榮公之裔元季曰天章者居晉左之呂家庄有俠義
風人不敢枉以非生五男子值國初紅兵之起乃南
渡潯沲遂定居楊家營焉彥禮生四子長繼宗繼宗
生亦四子其季也曰興饒財而嗜善力能扛巨鐘然
人犯之又多不與校興生二子長曰祥祥生二子仲
曰瓚充庠生有行義累試率首郡諸生然卒不第貢
爲太學生是生君者也君幼卽哲靈有遠志嘗與羣
兒戲郡守至儕輩皆驚避去君獨留止問則直對人

已覘其不凡比爲郡庠生董學先生得所試文輒傳
曉畿內士無弗以爲佳也然積試不第至正德丁卯
戊辰始連舉進士當其三試也皆可中魁選乃皆屈
遜二三人焉已巳銓部選爲御史辭弗就復選爲黃
門給事又辭弗就友人詰之對曰居諱言之朝處必
危之地享其名而怠其職非仁趨於始而悔於終不
智予始以親爲重乎旣尹章丘適歲大饑而上官督
租尤酷民多逋亾君乃勸富人輸粟以賑貧窮民用
少蘇然是時誅求孔棘燕趙青兗盜騷然與所過郡
邑十七屠破君崇城浚隍練器撫士尤嚴賞罰盜薄

章丘再四曳兵空歸他日民有訟人以死罪於上官
而訛其名者上官移縣捕未獲會有他訟詣庭者君
見詞懇遽曰爾非誤人以死者邪其人驚服凡發姦
多類此故當時撫按薦辭曰一介之廉如水如玉六
事之修克慎克勤云去章丘民攀泣留鞬未三載大
水侵城不陷民又相謠曰昔非此城吾其虜乎今非
此城吾其魚乎仁人之爲利何其裕乎於是醵錢立
祠及去思碑旣抵京大宰知君循良卒授御史不能
辭甲戌三月以母喪歸初君自章丘被徵過家遭母
疾日夜親湯藥旣瘳猶侍不行故久而後授職除喪

復職未幾又遭父喪於是息痛結衷頰肉減損遂成
鯨瘁至庚辰始獲實授時天下多虞武夫用事宜大
尤急而巡按且缺僉以君強直越例奏往既至邊商
儕有被殺者餘商法當誅君詳之曰疑緩尋果獲真
殺商者邊鄙以爲神辛巳 今上卽位數上封事凡
兩鎮遺姦積弊剗革殆盡歲雖饑饉罷瘵亦皆安堵
秋魁見於家有鵬升雛於寢室君遂病反胃不起兩
鎮士咸哀悼焉距生成化甲午壽四十有八歲云君
形貌偉長莊厚人望之知其爲端士且醇慤明坦人
皆樂與之遊至其辨析物理皆該括羣書超邁衆見
足動人聽聞若乃持正不干人以私寬厚不忤奉身
儉約則自爲諸生已然矣使天假之以年究其所蘊
蓄雖古賢相名卿何難到乎傷哉

監察御史韶山黎公貫墓志

黃佐

公諱貫字一卿同郡從化人也宋提督公之後高祖子禮曾祖仕珍祖珪皆隱德弗耀父元昌耆耄好禮鄉黨歸仁焉母李氏有淑德夢一鶴銜火自天而下遂誕公幼穎敏端重如成人年十三通算善賦詩十六補邑庠生明易詩二經正德丁卯舉于鄉辛未始計偕中乙榜司教建平捐俸祠名宦鄉賢及修王叔英墓提學御史張璿巡按張仲賢皆以異才稱薦之丙午校文江西多得名士丁丑上春官崔文敏公銑置諸前列殿試賜進士第內閣覆閱所對策忠懇過

人乃選爲庶吉士讀書翰林文名日起與進賢舒芬
關中許宗魯臨清閭閻輩以志行相砥礪館閣皆推
重焉己卯授監察御史巡城能恤火甲靖獄市大
駕北征戒嚴巡檄回鑾以守城功被褒賞庚辰奉命
往福建刷卷兼查盤有司倉庫軍衛器械劾奏鎮守
太監尙春追還官銀十三餘萬兩糧二十六萬石前
此使命所未有也封事累十上其論絕貢獻復史官
通言路尤切治道考績獲貶封父如已官母及妻皆
孺人方流賊起山東破城邑而兩廣盜亦時發用公
建議賴以秦功時冗食日多帑藏日罄乃請稽歲入

之數權其輕重爲定式且令戶部覆考總考視糧完
否黜陟之朝議違其言著爲令時元舅玉田伯蔣翰
求以其子主獻皇帝祀選除奉祠世襲且多所干
索治中王槐阿附成之公劾奏神不享非類以外戚
主陵祀非禮決不可行且又求乞無厭他日驕恣如
薄昭王鳳則蔓不可齒矣上優詔答之尙書林公
俊會議曰御史言是然竟不能從會三邊有警論列
太監晏宏都御史王珣當罷去而以致仕尙書楊一
清代之上從其言果靖虜患甲申巡按江西首械豪
民互訟聚衆劫奪者獄訟爲之肅清逆濠旣伏誅其

宗室多株連乃疏治其從獄數人餘悉未減始濠未作逆求新建伯王守仁巡撫江西有得其書跡者同寮多欲論列公獨止之曰此間諜耳衆疑乃釋至是釐正平濠功恣益慝人心自餘鋤強理枉與人誦之甫五月而封君訃至矣凡命使懼憂例復命領公移乃得守制公徑奔喪還家或懇止之公哭曰吾方寸已亂其如後罪何尋有詔許人代領人以爲孝感服闋行至贛州病作上疏乞歸詔報可遂家食七年庚寅督還朝時汪鉉掌院恃權見公泣事判案不覺嘆服事多咨訪然心寔忌公會大學士張孚敬方釐正祀典請去先師王爵及減邊豆佾舞之數公大以爲不可率同列抗疏極言之鉉使人止公曰疏上必得重禍且三日卽當差往廣西矣公不聽上果震怒命法司廷鞫鉉迎合孚敬欲置諸死刑部尙書許讚獨不可會上怒稍解乃罷爲民公還朝僅六十日耳給事中孫應奎管懷理皆論掾上譙讓不行去國之日士民爭識其面云家居杜門却掃奉太夫人菽水歡如也會有詔起廢已請旨點用輒爲鄉人用事者所沮九江通判林穡上言請復夫子王爵與御史貫官謫判化州而兩京科道及巡按薦章前後十餘上皆

不果用銓部議守邊撫臣欲以僉都御史起公又爲同年當國者所沮可歎也夫

御史劉黻傳

劉黻字伯繡衡陽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行人值武宗欲南幸黻抗疏留駕上震怒廷杖八十謫南國子助教世宗登極詔復行人尋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命巡南城屢建危言宦戚斂手繼按四川特禁中貴專擅復蘇氏侵田修鶴山圯院居父喪起復屢陳情終養繼母汪氏得請歸四十餘年母九十六歲而卒黻居家結茅清修公門屏跡爲當路所推重所著有奏議文集易經卦變童訓等刻存於家

江西道監察御史張君緯墓誌銘

王九思

君諱緯字文之咸陽人也其自稱曰渭涯子曾祖憲
好義受義民爵祖讓隱居龍巖鄉人高其行稱龍巖
處士云而龍巖之兄舉子亨精通尚書故君父斌從
而受尚書爲學官弟子有名旣屢試不第卒業成均
仕爲山西太平縣丞以君貴贈江西道監察御史母
王氏贈孺人生四男子君其季也方六七歲失怙贈
君撫之異於他子令從學許時勉舉子所時勉大奇
之呼爲小友未幾隨侍太平令荀文瑞者予同榜進

士也君從而受學焉文瑞見其文輒擊指節歎賞而曰丞有子若是于是太平鄉太夫諸士咸敬重丞求友其子惟恐或失也贈君既見若是浩然棄歸以爲有子矣何丞之爲歸未幾乃不幸卒君一哭幾死自是愈益學問補學官弟子今遂菴楊公故都御史虎谷王應韶相繼督學關中皆奇君弘治辛酉中鄉試累舉進士不第其兄勸之仕不肯乃就城北僧舍誦習甚苦閱二十年而正德辛巳舉進士第明年嘉靖壬午擢拜江西道監察御史是時天子新卽位有以佛老進者君乃抗疏諫曰夫佛老者帝王之罪人也陛下深惟治道祖述帝王而左右儉人移奉佛老佛老進則帝王之道遠其勢不疎儒斥正不止矣敬信佛老者不過曰將以徼福也不知禍福在天彼佛老者豈能竊以予人也陛下聰明神武惑之固難書不云乎慎厥終惟其始又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茲當改元履正之時四方之觀聽萬民之瞻仰所由繫焉風聲流聞爲害至不細也蓋愚民者易惑而難化設法禁制猶入于邪况從而導之乎又左右儉人朝夕窺伺此隙一開其勢漸盛臣恐天下事自此壞矣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慎其微也

疏留中不報江南民鄧愈唐者逆彬用事時爲仇家
誣執繫獄數年不決無辜死者若干人都御史以付
君君立剖得其情在廷諸老多譽之者甲申巡視居
庸諸關峻崖絕澗靡不經涉所至練武脩備發奸摘
伏邊人頌焉大同有變君建議以爲恩浮于威無以
示戒宜有震動以彰天討事下兵部集議多見采納
比代有所舉劾鮮不核實乙酉奉命巡按遼東前此
已抱病而是時遼東多事衆方冀其大有爲作君亦
自奮欲往會病不果竟以是年某月某日卒京師舍
中貧不能具棺殮其友谿田馬伯循武功楊用甫率
其嘗與游者棺殮歸其喪往弘治中予在翰林歸省
君過訪予鬚眉疎秀玉立偉丈夫也其後罷歸聞君
癖好馬伯循康德涵呂仲木之文見輒評曰此類先
秦此類太史公亦濫及予予媿甚然以是知君不實
窟舉業中必舉進士果然君風流韞藉不拘小節然
自舉進士斬然自愛其志可知也乃又不幸死豈造
物者靳秘不欲其掀揭簸揚于世邪是豈獨君之不
幸也然其慕親敬兄之德居鄉之義交朋友之誠汲
引後進之量亦無媿于古人矣

張御史曰韜傳

徐觀瀾

張曰韜字席珍正德丁丑進士初授直隸常州府推官歲己卯郡守邑令入覲曰韜兼綰郡邑事會康陵南巡江彬以寵幸扈從止留京縱其黨客數十輩下潤州橫索民間勢張甚潤州守莫敢誰何常州人聞狀輒謀亡匿曰韜召父老並二三豪傑約之曰彬黨且至卽至若等卽竝力與格又釋囚徒呼乞兒輩各具瓦石往投之部署已定而彬黨各累騎來父老與豪傑直逆之境上遮母得入叱之曰客何來者常州連歲災沴物力大絀無可啗爾曹郡中惟有一張推

拒江彬入郡

宮一錢不入卽欲具芻草以秣若馬亦卒卒莫辨言
已而囚徒乞兒輩復奮臂疾呼還至彬黨見耳目非
是又怪出語不遜疑有他變勒馬稍稍卻尋復揮策
徑入而飛石飄瓦爭中其額迺步退里許令數人馳
告彬餘舍之野以待命曰韜卽上書御史臺言狀御
史東郊省書卽行部抵毗陵密謂韜曰事迫矣彬且
以他狀束君行乃命韜登御史舟先發而自以小舟
尾之已而彬黨果誤截御史舟御史出舟示之命疾
捕截舟者捕者省爲彬黨故縱之於是諸黨業窘悉
遁去蓋恐御史竟其捕而事或具聞故也後御史置

捕者勿詰而彬亦誠其黨毋得再下郡國於時南中
士大夫咸云此事微張君力扼此輩勢必以次下姑
蘇跡諸巨郡何地不漁獵哉永陵登極曰韜以風裁
異等徵入擢河南道監察御史入臺僅四月慷慨陳
時政失得凡七疏最後抗論大禮廷杖幾絕昇出朝
門外猶以布裹臀肉強扶上馬歸質明臥地牀上復
口具疏草進之云臣言狂諄乞黜免越三日卽卒昭
陵改元采都御史塗澤民監察御史王宗載疏追贈
光祿寺少卿七疏兵燹中俱失傳

浙江道御史洪齋劉公穎墓志 王 冀

公諱穎字時秀別號洪齋姓劉氏生有異質屹如成人七歲讀書過目成誦十歲能詩弱冠充邑庠弟子員年二十六中弘治辛酉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初授浙江衢州府開化縣尹公勤於政事儉於自養惠黎民如赤子開俗產女不育公禁諭而其俗大變開饑公舉救荒之策民咸賴以生邑舊無城公鼎築而藩垣固修緝圯學督勵諸生獎其尤異而誨其不及有德于諸生甚厚每出兒童遮道揖迎儼有竹馬之風公每晚必以晝所爲焚香告天當道吳公石亭薦

之曰政聲歌于童謠清廉聞於庶士遂知名 當宁
正德十四年以召北行不取開一物行李蕭然尋擢
南京浙江道御史時正德十六年辛巳也卽以父憂
歸不肉食室居者三年嘉靖癸未服闋更授浙江道
御史首奏大禮忤旨廷杖三十隨愍其忠直詔供前
職知無不言疏薦賢才各當其人如御史宋公景湖
廣僉憲方公豪河南督學洪公範皆一時端士莫不
才亦與疏末奉勅清兩廣儲蓄而宿弊革繼命按廣
西時田州岑氏構亂公請兵督勦親冒矢石猛賊遙
俘奉勅紀錄功罪惟明惟允賊平降勅獎勵賞銀三
十兩紵絲二表裏勅曰若非爾謀斷素定紀律嚴明
安能有此復條陳撫恤瘡痍八事詔行之復命按貴
州公寢疾乞南歸得賜允尋丁母憂治喪茹痛越二
年庚寅公疾革語其子曰死生有命獨恨未報君父
耳不及他事語畢終於正寢公生平清介好施故卒
之日棺斂無措郡守星山周公中請于監察御史措
銀一十六兩于是葬有資焉

御史馮恩傳

王世貞

馮御史之始成進士也以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文成公守仁文成公進公而語之道公不覺屈席已薦東脩爲弟子文成公亦器之每語人任重道遠其在馮生哉公以行人高第得御史分司留臺故事御史有所執訊甫具以移刑部曹郎俾爲獄不復更相關也公下所司必從曹錄獄牒以報諸曹郎噪其尚書謂御史屬吏我尚書以語公不爲動曰御史非欲屬吏公諸曹也欲因以知事首尾孰爲緩孰爲速孰爲可否體當如是耳尚書屈遂著爲甲令尋疏論留守

魏公不當越江役諸衛卒語侵大司馬奪一月奉魏公憎不敢越江役衛卒矣已奉命巡上江故事邏卒獲盜多寡爲殿最公嘆曰是必有孽盜以免殿者下令卒畫地而程之以不被盜爲上功獲多而核者次之民自是不虞盜誣指揮張紳挾汪御史大夫鉉而殺人公立訊寘之法汪大夫以上寵之故勢張甚請大計覲吏時南諫臺母得先論摘候旣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公謂南諫臺論猶在先北在後皆所以詳核官邪司察漏網大夫欲自收寄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汪大夫懷而險能窺伺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以自固公復上疏極論之時上方喜新貴人議建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而摘其不合者著論以邪徒闕之中外惴惴莫敢抗公獨上疏謂陛下必不忍以敢言之士爲邪徒此殆左右奸佞欲售其說者陰詆之耳今天下士風日敝以緘嘿爲老成以順臆爲平易以特立爲矯激有所建白咸指爲沽名言及左右輒置之遠譴不唯父母妻子怨其不能持祿保身而朋友故舊絕跡往來以避權臣之怒陛下尚猶以邪徒目之則唯有甘心立仗之馬喑口朝陽之鳳

而已古者天子躬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桑蠶室以資黼黻文章未聞出郊而蠶也今士庶之家少習禮教者必以男不言內女不言外爲美俗堂堂天朝四方取則焉可舍九重而遠出郊病是禮行後世有特書者曰后親蠶於郊視 陛下當爲何如主也南北郊 高皇帝未定制也分十年而合合百餘年而列聖繼之未有改也今 陛下一旦改之行夏之時而顧復周之祭先地後天則尊卑之義不明分天分地則神明之志不通夫百年而成一旦而毀中人家守先業者尚知其不可而况 陛下爲天地子爲宗廟社稷主哉 陛下服歷大位九年於今矣以爲治耶亂耶安耶危耶太倉水衡供億不足那貸盡至三輔近畿關陝河洛赤地千里人且相食矣兩淮旱蝗草莖木葉亡子遺矣江省大水歲課不登爭流竄矣閩海叛卒至殺兩長官矣地震星孛產妖作異草木變怪禽獸爲孽置郵不絕書靈臺不絕奏 陛下了不之卹而沾沾焉以爲治安今日頒手詔明日降勅諭欲以追前王軼後世臣故知其不可也因勸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爲勉而唐宋之狗林甫安石爲戒俱報聞當公具草時分且得逮而

上寬之弗竟也公益感奮思報會彗星見遂極論汪大夫爲腹心彗并久二相臣以爲召用者宜亟罷罷者宜棄勿用遂放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以某賢當簡用某不肖當斥其詞旨峭厲上恚甚馳緹騎逮之至京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公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論比附上言大臣德政律斬而疑之或得從輕比上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歲俸郎以下遠謫有差公遂真論斬矣時汪大夫得驟遷太宰而王肅敏公廷相代爲大夫議以公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疏請之不聽尋當論報以例會審南闕門汪太宰時執筆故今校卒持公轉膝面之公卽起立不跪太宰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死旣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公叱曰若安能死我耶卽重我不過磔若又安能磔我太宰益怒謂囚何敢叱大臣公曰大臣而無君人得誅之何但叱爲太宰乃撫公獄中事謂以受人餉公笑曰如若言不過以義橐籥耳不至如若以選人市又受某某金而薦之開府太宰怒甚推案下欲拳公公應之聲益厲王大夫好謂馮御史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快心破祖宗法又

謂太宰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
夏宗伯言亦曰此豈宰公私家耶太宰乃止然猶署
公情真公挺身出不顧觀者咸嘖嘖稱嘆曰是御史
始者以其膝鐵也其辯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
皆鐵矣因目公爲四鐵御史且錄其語傳之遠外而
上所使詞事者密以聞頗爲動容是冬得不論當洵
洵時有遺公藥者曰毋再辱公推之地曰不聞王新
甫語我豈兒女子耶御史陳言不當伏殿刀都市以
伸明主法何言辱公在獄而有孝子京兆君事公諱
恩字子仁娶於金而舉京兆君京兆君行可有兄弟
十人而君爲之長當御史公下獄時公甫十三歲即
伏闕上書白冤狀括髮短後衣弊弊長安街中見一
要官舉過卽攀跪泣請其辭絕酸楚不忍聞皆掩耳
促鼻者疾過之其又二載而君年十五矣會冬事迫
乃刺血書疏叩公車大略言臣父恩幼而失怙祖母
吳含飴哺之以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
陛下作一吠肝之犬而頓忘逆鱗之戒遽陷大辟塗
炭都市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之深僅餘氣息
臣父今日死祖母當以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以
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煢然一孤寧得不死

惟冀 陛下哀憐之縛臣置辟而赦臣父得以苟延
母子二人之命 陛下僂臣不傷臣心臣被僂不傷
陛下法謹延頸以俟白刃納言陳經見而憐之爲封
上有旨法司更審時王大夫猶在事與聶司寇賢仍
以公前律不盡合請報減死戍雷州公戍而汪太宰
亦用姦事露罷矣於時海內翕然謂馮公死忠孝子
君死孝然卒皆不死夫孰非天哉

監察御史馮恩傳

馮恩直隸華亭人由進士任監察御史嘉靖壬辰年
彗星見東井恩疏論閣部諸臣爲門庭心腹之彗乞
誅朋姦誤國者而尤指斥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鋮詔
下錦衣獄榜掠數百痛絕而殞都督陸松灌以良藥
乃得甦獄上移法曹柄事者媚鋮當恩大辟癸巳年
秋會審闕下鋮例主其議操筆東面坐諸囚跪西面
恩獨北面列校牽使西恩厲聲曰吾此膝跪朝廷耳
豈爲鋮屈耶鋮怒推案詬曰汝屢疏欲殺我我今殺
汝矣恩大呼曰 聖明在上生殺皆天斷豈容權臣
無忌憚至此反覆爭辯久之鋮攘臂跳踉若將下毆
者恩復大呼曰諸公卿覩否耶汪鋮無君擅權我恨
不能手刃以報上左都御史王廷相蹙額慰恩曰馮

四鐵御史

上書代父

御史母動氣祖宗百六十年來未有殺諫官者詎令今日有此又正色謂鉉曰汪先生宜為國惜體如先生言是以私意殺人矣鉉愈怒遽書情真二字而起恩囊三木挺身出長安門士民聚觀者如堵嘖嘖言曰是御史若口若膝若膽若骨皆鐵也相與稱四鐵御史刻所與鉉爭辯語鬻之市四夷貢使爭購以歸時鉉猶必欲殺恩賴 肅皇帝仁聖特詔免行刑恩於是得不死繫獄三年長子行可年十四矣屢疏乞以身代母吳匍匐擊登聞鼓訟寃皆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忍見聞每望見輒疾驅避

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曰疏自縛詣闕乞死通政陳經引以上請 肅皇帝憐之命法曹再議刑部尚書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謂恩罪在狂妄無死法而行可乞代父情可矜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手相慶太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贈焉謂 君仁臣直母慈子孝也恩寓高要諸生多從之遊著詠亦富丁酉釋歸 穆皇帝卽位奉遺詔錄忠賢恩年已踰七十卽其家拜大理寺丞致仕卒

河南道監察御史北泉藍公田墓志銘

李開先

公諱田字玉甫號北泉原昌邑人遷卽墨祖珍從元世祖有功授武義將軍總領監軍後有千百戶漕運把總防禦陰陽勸課教諭等官入我朝而尤盛曾祖福盛祖銅俱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曾祖妣于王丘三氏祖妣于氏俱累贈太淑人父章號大勞山翁成化甲辰進士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終南京刑部右侍郎進階資善大夫母徐氏累封太淑人以成化丁酉二月乙亥夢大星降于庭寤而生公見

者偉其貌聞者壯其聲聰穎不羣七歲善記誦能詩對從資善公於京師福山孫內翰珪以長對難之不及待思索出語奇絕已又從寓婺源吳江陳中丞元吉時猶未第因受學於其門聞教卽書紳難題不窘筆計年不過十二三耳見者已許其爲國器學士程篁墩敏政試以梅花賦援筆立就程乃嘆曰吾舉神童日亦不能過此子南直隸督學司御史亮屢命陪諸生糊名試之不出一等歸而試於山東沈提學鍾奇其文以爲不類少年語或記誦舊作不可知三覆試之始信而大喜批其卷云不期卽墨之鄉而產藍田之玉由是名重齊魯隨薦鄉書年纔十六乃弘治壬子科也入太學不廢學規以其餘日從師於李西涯東陽楊邃菴一清楊石齋廷和取友於升菴慎劉松石天和張岐陵鳳翔不惟文筆縱橫而國體亦通達矣資善公以忤閹瑾繫獄謫判撫州又值宸濠之叛公周旋其間年方三十有二以憂勞鬚髮半白及瑾誅而濠平資善陞陝西僉事鬚髮復如故後資善以三品考滿例應廕子或嫡孫公乃讓於弟因旣不私其身又不私其子每病場屋之文日趨浮靡當時所作之文高古藏鋒鍔不露圭角奮然以變時習爲已

任因而不合於主司每一下第輒改一經久而五經俱遍士子不得第者必以之借口才學如藍田馬理尚且空歸吾輩復何愧恨耶及馬公第而公猶脫落文乃俯就時格至嘉靖癸未乃得雋廷試二甲進士次年選授河南道監察御史適值大禮議起疏凡七上不合 聖心又同羣臣伏闕痛哭下詔獄翊日廷杖幾殆呻吟枕席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所上十二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爲不可因其議禮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洸已陞僉事戀內不欲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二大臣仍以舊銜叅劾白巖喬

冢宰宇石潭汪宗伯俊各去位洸畱補左給事衆論不平公復上疏論救并以知縣刊列洸之不法事情曰辯寃者附入疏中下刑部尚書趙清溪鑑按其事悉實覆奏得如擬巡視西城望重如山事決如流不止游食躡足而豪貴亦潛踪矣乙酉巡按陝西資善先巡撫其地有平亂安民功德漢中固城金縣皆立生祠公取道瞻拜復修其舊政欵具邊務所當興革者十餘疏上皆可之至莊浪卒遇醜虜入寇指授方略虜乃宵遁追斬首級甚多西人謠曰一按一撫一子一父虜不犯邊民得安堵自負有爲地方方望其

大有所爲豈意資善在家病逝訃聞卽至境外候交代畢奔而抵家治喪致哀中禮執政欲爲洗報復無由乃窮索所上累疏巧詆中之將執下錦衣獄西橋劉太常銳及數相知多方解說止擬本省會勘廻奏爲民遂作可止軒於後圃游行誦讀其中口談不及官事足跡不入公門縉紳有造其廬者懇請始一出見否則托疾辭之萊州劉英爲寧州守寄其囊篋人無知者赴任舉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歿後家貧乃攜其子養而教之兩京臺諫山東撫按閣部大臣前後薦者二十餘疏竟不獲用止得遇恩詔冠帶間住而已

監察御史朱泚傳

柯維騏

朱泚字必東號損巖塘下人正德丙子鄉試第一嘉靖癸未登進士選授監察御史甫閱月遇昭聖皇太后壽辰有旨免朝賀泚上疏言皇太后親挈神器以授陛下母子至情天日在監若免朝賀則無以慰母心而隆孝治泚蓋陰闢議禮者不考孝宗之說也同邑御史馬明衡亦上疏槩與泚同世宗震怒差官校捽二人至內廷命中貴詰以免賀乃皇太后意如何輒敢訕上遂俱下詔獄旣而鎮撫司請旨世宗召輔臣蔣冕曰此曹以不孝誣朕法當反坐論死冕膝行

泣護曰澗等愚昧固可罪然中心寔匪他陛下方隆堯舜之治不可有殺諫臣名世宗怒稍霽曰饒死充軍冕又泣乞未減乃定各為民澗抵家以奉親為娛與人交不欺或為人所欺不之校處鄉里未嘗虐視一人咸稱為長者公府絕無私干至於民間利病則不肯默默雖與有司迕弗顧如里甲協辦當者率破產澗貽書同年按察使周延極言其弊友人叅政王鳳靈與周善亦助之言周力贊御史趙應祥務革協辦名目屬署篆府同知吳元璧會計歲費幾何徵銀在官不涉於民刻籍為定規省不啻十倍至今賴之家居三十年巡按累薦不報澗與明衡出處雖同然澗家貧尤難堪所著文詞無窮二怨尤語其養深矣卒年六十七

御史雷應龍傳

雷應龍字孟升雲南蒙化人進士任御史嘉靖五年來督兩淮鹽課君性峭直不喜曲媚見義勇為不顧利害其禁私鹽先束官捕之倚法為奸者及議掣鹽深思博訪慎重周密必求所以利于官而亦不病乎商不輕差官縱掣以開弊門雖未大見施行而人以探知其為國持法一念忠懇為有餘也會郡邑諸生請禁淫祠君即下令首撤五司徒廟銅像建祀胡安定先生于中改東嶽廟用演習文廟祭樂廢天妃宮增築鈔關公署及毀州縣淫祠無數械治廟祀僧道

久擅左道惑衆饗利者悉抵于罰士論稱快後君以勤政積憂疽發于背歿于揚之察院屬續前一日召屬官遺語于家其語大抵述已平生力學起家居官守法之事欲其子孫知之未幾郡官迎五司徒像復諸舊廟御史金堂李君佶繼君巡鹽新鄭王君鼎亦來巡按更追君志而嚴正之碎五銅像補鑄兩學文廟祭器又榜五司徒不當祀之義以覺民警俗夫以雷君持法嚴毅如是而其崇正黜邪一念耿耿至死不亂僚友聞風興起卒彰君志俱不愧一時良風憲哉

浙江道監察御史浦先生鉉墓志銘

藍 田

浦先生爲御史者一年母太孺人表氏思鄉乃上疏請假扶持歸旣還朝思太孺人不置復上疏請終養者七年後還朝掌河南道事河南者司考察與考功司等時當六年京察先生黜貪墨屏邪佞不少牽違以是忤于柄臣乃毀言先生與考功郎中夜飲共謀罷官閒住者七年兩京給事御史巡按御史先後交章論薦曰浦某者名御史也吏部乃請召還朝旣而巡按陝西初御史楊爵以劾翊國公郭勛太學士夏

言繫秘獄者年餘矣先生上疏論救忤旨命錦衣官校乘傳逮捕之既至關中宣駕帖先生拜伏曰臣罪當誅乃褫冠裳徽纏于項桎梏于手足檻于車中晝夜疾驅者三千餘里至都下而先生已病矣屬錦衣鎮撫司訊之拘執束縛榜掠甚嚴奏讞甫上復命訊之加榜掠先生不勝痛以嘉靖壬寅正月六日卒於獄中先生之子珠扶柩至其家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北原衰經走五百里至大勞山中泣謂某曰先君子與先生同在臺端敢以墓銘請某昔以言事兩繫秘獄榜掠幾死者屢矣幸而生還痛定思痛豈忍銘耶然又不忍不銘乃按許宗元氏所撰狀志之先生諱鉉字汝器故蘇州之嘉定人先世從戎于登州衛遂占籍焉父諱政世具隱德輸粟救荒授七品散官復贈湖廣道監察御史先生以成化壬寅某月某日生正德丁卯舉于鄉薦丁丑進士補洪洞知縣北虜入寇先生率民兵禦之虜失利遁去其爲政師法兩漢循吏民翕然畏服嘉靖癸未擢湖廣道監察御史巡視南城惡少屏跡豪猾不敢犯廷議大禮奪俸者半載時尚書林俊陶琰徵入而復去太監秦文旣出而復入先生上疏曰非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保

泰之道也武定郭某之姦貪播于海內請罷其兵權復奪俸者三月又言恤災防虜罷織三事乙酉巡視居庸等三關言邊務六事時政六事庚子復浙江道監察御史監北畿鄉試甫畢卽西巡值旱荒之餘地震星隕所上四十餘疏皆軍國大計總制都御史楊守禮薦之曰若浦巡按某者關中數十年所未見也請破常格用之蓋未幾而罹于禍在開元中御史周子諒以諫死墀下柳宗元書其墓碣曰有唐貞臣浦先生之大節與周氏等銘墓之文當屬如柳柳州者而屬之於某汗顏多矣銘曰太山喬松摧于雷風茨菟下鍾兮有吳莫邪閔于泥沙亦露光華兮鬱鬱北原海市吐吞貞臣墓門兮結爲卿雲疑爲瑤琨爰寓忠魂今後千百春垂裕仍孫銘詞尙存兮

浦御史傳

楊爵

浦御史鉉字汝器號竹塘山東文登縣人正德丁丑進士授山西洪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以親老乞終養服闋復御史職值六年考核京官鉉以職當與聞其事有論鉉專擅考核而不與衆共者於是鉉與監察御史張祿同考功司郎中俞胤緒皆得定帶間住是時爵亦病謝御史職家居嘉靖己亥上以吏部薦

鉉才不可廢與爵同詔起用授浙江道監察御史次年冬奉命巡按陝西遍歷州郡遠涉邊疆激揚伸理務正直平易又集其政務之大總成一書以見其施爲緩急之序名曰全陝政要集辛丑年春爵以言得罪下錦衣獄濱于死者屢矣戶部主事周公天佐疏救之死於獄中鉉自陝復上疏申救謂天下之治亂係言路之開閉言路開則忠言讜論得以上達而化理成言路閉則奸諛邪佞得以下恣而治道隳比河南道監察御史楊爵以言得罪下獄旣久懲創必深臣願 陛下廣天地之量開日月之明將爵特賜釋

放寘諸朝著之列使布靖共之才爵必能進思進忠退思補過上不負明時下不負所學庶幾廣納諫之門作敢言之氣言路開而太平之盛治可臻矣疏奏有旨御史浦鉉着錦衣衛差官校械提來京下鎮撫司獄擬以不當救爵之罪詔答一百與爵同梏鎖七日而死鉉初在陝被徵秦民間之如失父母行之日遠近奔送扶老攜幼滿其車至車不能行所過州縣民皆先期相紆候於道左每止舍處常萬餘人皆號哭祝頌曰願使君復到秦地以活我百姓檻車過華陰鉉登樓望嶽題詩其上有多難來遊懷抱存晚雲

孤鶴散塵襟之句出秦境父老送者遮道號泣不忍
遽別鉉以詩慰之有滄溟釣石聞相待收拾絲綸坐
水邊之句當時差往官校既歸皆能道其事夫當顛
沛危迫之際應語從容不撓可以想見其骨次矣蓋
鉉爲人磊落光明與人交有懷必吐務盡其誠施爲
闊大略無瑣細苛刻之態故德善所及民輒感悅初
下獄與爵別處一室同垣數步間未得相見一校卒
事鉉頗慎爵朝呼之以問起居因脫二絢以贈校者
既答後始得同處爵之剛忿粗惡不自斂戢見守者
或不遜卽不能堪鉉語之曰處此大難中必學古人

內文明而外柔順何必與較時有間使來獄中以伺
鉉起居其人遇鉉甚謹且開懷相與鉉感其誠口占
七言律以贈之傷瘡甚慘草苦木板之上流血成池
見者不忍正視獄卒輩亦有泣下者鉉氣象毅然略
無嗟嚟卑下語嗚呼可謂難矣十二月十四日下獄
中三十日蒙管踰年正月初六日子時卒臨歿顧爵
諄諄訣別雖語氣漸微猶強呼之大抵多慷慨慰喻
之詞謂爵展轉困迫之狀皆人不可堪其死在旦暮
未可知也何痛我之深也嗚呼可痛哉可痛哉死之
明年御史管子學來獄中子學嘗爲洪洞縣知縣言

前治洪洞者惟浦公政事獨優蓋民到今懷思焉其
庚子歲秋爵被詔北上取道於山西榆次周春坊汝
威者晉陽之豪傑也爲御史時嘗巡按山東時謝病
家食爵過謁之因訪以齊魯人才汝威首以鉉爲對
且言今已起用矣比爵至京鉉至已奉命監順天府
鄉試矣事畢後得與同官數月今則親見其死而哭
其屍於獄中焉嗚呼鉉旣死而爵之罪愈益重矣顧
爵庸愚不肖豈足輕重使烈夫志士相繼而死今而
後雖以刀鋸鼎鑊正爵之罪然仁賢之禍世道之損
已無及矣蓋至此而爵之罪始不可以輕宥矣古人
有言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
又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蓋爲人子而不能孝則爲
人臣而能以忠自樹者未之有也鉉以親老卽不仕
言者已死而又敢言此又可以見其操履之大要矣
危難窘迫之際處之裕如百鍊之剛至死不回庶幾
乎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者矣卽其志趨才猷始
終節槩振奮炳朗蓋卓卓乎爲當世之奇英而不可
議者矣惜其以救爵之故而卽至殺身也

監察御史鄭公墓志

陸深

嗚呼思齋歿且十載矣始克葬而予始克誌之於人
 世何如也嘉靖癸卯冬鄭生開自莆陽走海上再致
 遺命復奉王大參應時狀并以葉方伯鳴玉書來速
 銘二公端人也予發書而泣嗚呼悲夫士君子履正
 修學當 聖人御極秉司為之時而又有能為之具
 顧其所出才十一爾而遽齋志以逝能不悲乎按狀
 思齋名洛書字啓範姓鄭氏鄭出南湖唐大府卿露
 倡道于莆四傳至刺史肇徙楓嶺生倉曹楨楨生靜
 邊都統帥瑄析居待賢里之桃源至元泉南提舉朝

系

唐有金 卷之六十五
避寇徙郡學前其八世祖也高祖貴八曾祖再一祖
廷輔再徙郡治前皆不仕考諱祥號近菴正德丁卯
鄉舉授電白教諭母林氏實生思齋思齋初生時適
鄰家曝書龜趺移因命之名自少岐嶷異凡兒教以
古歌詩輒成誦稍長治經章解句析師宿以爲賢已
年十四應省試還補郡弟子員提學東泉姚公試郡
數百人中拔寘第一時年十七也丙子舉于鄉丁丑
舉進士觀政廣西道奉例歸省蔡太君于家明年始
覲于電白會廣中兵亂百力營衛近菴以歸嘗過江
門拜白沙先生祠因登甘泉湛先生之門折衷理學

甘泉器之時王改齋宜學舒梓溪國裳兩內翰謫居
亟稱之不置庚辰赴銓授上海知縣上海東南劇縣
也素稱難治思齋治之以慈惠若有神明然每事事
抵日是則垂簾屏坐鼓琴誦詩以自適或退而引諸
生論經史月徵季考時其勤惰而激勸之嘗曰爲學
不以聖賢爲邦不以仁讓非上也士多成美才海故
健訟庭下常數百人詞入悉受而遣之聽自息有不
息徐爲數語折之卽皆引伏又曰民之爭禮之廢也
乃計家爲里里有長計里爲鄉鄉有老選高年有行
者充之朔望則里老率其鄉人子弟行揖遜禮講書

詳上
海事

唐書卷之六十五
歌詩錄善紀惡海多火葬又曰此非民之罪也令之不德也爲立義塚明表樹定禁約以示之習尚浮靡六禮過制且婚無載書易速于訟爲之詳品節定書式令社學師掌行之遂建社學九十六區隨學建倉爲之約正司馬準常平之法適歲太歉倉目不給乃大發賑之時饑民相攜來歸者萬計爲之別以都里列以交衢識以旌旗散以僚吏金穀封裹坐衆而卽之授受以手焉論次鄉賢名宦修葺社稷壇墀更定邑志海賦久弊始議以三鄉田爲三則稱土而均撫按咸是之奏上而未果行其說猶存嘗於履端謁郡

歸泊海口有沉屍壓以石磨忽見之嘆曰此必客死故莫余告也遣人偵之近村民家有石磨失其牡執來相脗合一訊卽伏果江西賣卜人歲晏將歸房主利其財而殺之又一夕舟行見焚屍者詰之曰吾嫂也姑隨俗爾數日有告母死無歸者因憶向日道見火而不哀豈其人耶因逮來集諸隣保訊之衆云此家無喪亦無嫂乃告者之母莫行被殺而奪其首被發其家藏首一一具在有懷金渡海者舟人沉之其家不知也旬日告發乃盡呼舟人其一已移之他渡卽令解其首帕密遣示其妻問金妻果以金至囚乃

伏諸如此皆麗法抵罪無拘吏文邑人稱快又罷勾
查禁賭博毀淫祠表節義以獎人倫懸鍾磬以達幽
隱當道才之以卓異交薦乙酉春召爲河南道試監
察御史巡視京倉九月實授巡按通州丁亥九月選
推提督南直隸學校計立臺之日僅三十三月而章
凡四十七上其論治心修身之道者五事勸上廣仁
恩以惠京師者十事救災求言復上十事皆剴切語
多不載至論逸欲之戒有曰陛下觀於御馬可以求
御民之道觀於使舟可以求使民之道劾費少師張
詹事之交惡有曰失近臣守和之義乖明時雍穆之

風二臣宜罷論調停器使之說有曰過爲區別則才
能何以自容每事紛更則法令何以專一開大臣薦
舉之門者將移威福之漸破條例資格之常者必啓
奔競之路悉荷上采納其薦達臣工也如大學士楊
公一清兵部尚書王公守仁彭公澤吏部尚書羅公
欽順吏部尚書楊公旦戶部侍郎邵公寶國子祭酒
魯公鐸大學士謝公遷尚書林公俊孫公交纏纏非
一其救解過誤也如總兵馬永之革任御史魏有本
之調外給事中楊言之下獄鄭九萬之瀕死郎中葉
應驄之就逮主事繆宗周唐樞之之編管皆一代之

偉人名士士論躋之既奉 敕陞辭而南過徐聞近
菴公訃兼程歸治喪如禮壬辰終制赴闕補浙江道
兼理廣西江西諸道名日起而忌者日亦衆時方京
察會有互相糾劾之命給事中有失官者訐奏上特
旨報罷而思齋歸矣道吳舊治士民相攜徒步送百
里號泣攀挽者載路既歸莆以明年甲午閏二月卒
于家年三十九耳遠近莫不痛悼之思齋以氣節自
負所與交游必海內賢豪士非其人雖貴顯不顧也
好辯有口明習當世之故廣庭羣議善批屈人卒亦
以是自屈云深昔在正德丁丑春試有事於禮闈與
一二僚友相約期得名世士思齋經房爲介谿嚴公
子亦批其文爲擅場之作以呈兩主考戒斬斬公東
江顧公共嘆得之晚不及梓文爲惜會出令上海深
時居先詹事公憂目睹三年之治咸覈而思齋謬以
予爲知己故予志海事獨詳以此思齋文翰精麗所
著思齋集若干卷藏于家

鄭御史傳

徐觀瀾

鄭洛書字啓範少穎悟絕倫稍長卽希志古文詞年
二十二登丁丑進士以請急歸省時父祥官電白學
諭署邑篆會有兵興幾不免洛書單車入粵得脫父

阨扶侍歸已而授上海令上海東南劇邑洛書年少
初若憤憤不辨案數事劃然心開傳其讞獄事卽趙
廣漢黃霸輩不能過也召入爲河南道御史立臺僅
三十三月而章凡四十七上費內閣與張詹事交惡
也洛書疏論之云內閣爲天子公孤詹事青宮上秩
羣臣中卽有才行異等非由翰林者不得與 陛下
春秋鼎盛 皇太子誕生有期而兩臣以微郤各持
長短久不下勢必多引門生故吏陰相彈射而朋黨
之禍起矣此其憂在社稷非獨文臣不調足患已也
宜下明詔詰責罷黜爲百寮戒 天子內是洛書言
乃重棄耆舊疏竟報聞又會有李福達妖賊獄起
天子以三臺論報不實詔欲坐端門臨問于特大司
寇以下凡有事于斯獄者並械繫以聽言官悚息卷
舌自保洛書復上疏力爭之云主逸臣勞天道也禮
刑不上大夫今 陛下操獨斷之威法行貴近如此
則張釋之不得持罰金棄市罪抗辨於文帝前而田
蚡灌將軍事當時又何必令東朝雜問之宜下公卿
博議疏入 天子謂洛書數喜生事今復以狂言蔽
至尊臣大不敬內閣楊一清爲長跪叩首請得赦罪
他如上逸欲之戒罷調停之議皆剴切語多不載久

之以學行推爲南直隸督學使者奉命抵徐沛遂以
電白公訃歸服闋入補浙江道兼綰江西廣西諸道
事洛書頗傲睨意不可一世人而側目者相與傾之
去會京察期有科道互糾新例而給事中饒秀失職
怨望疑洛書中之廼撫他狀誹奏部院莫解其繇方
擬量調而特旨從中罷矣蓋柄國者陰有以嗾之也
洛書因邑邑失意歸歸道吳上海士庶走迓出餞者
數百人再歲卽以病卒吳人復具賻誌詞赴吊者
又數百人卒後三十年郡城陷洛書之子開往依上
海上海士庶相與環泣曰此故孫叔敖兒也廼倡義

醪命置田百畝在故邑所令間歲一至收入以奉蒸
甯史漢循吏傳好采奇事奇曷有此哉先嘉靖戊子
按史聶報持斧負威稜行部抵郡適洛書以宅憂在
里諸所搏擊里人疑其意授然不聞有報復之私云
豹與洛書同年進士又令華亭齊名並從王守仁論
學最稱莫逆第洛書以高才口辯不能浮沉自晦卒
時年才三十九而豹以善性遇合位至大司馬多壽
考廼交驩分宜竟以不妄引去人固不可以無年又
不願有期頤之壽如此

御史劉先生陽傳

王時槐

三五劉先生陽字一舒安福縣人自其見時端重若
成人恥私食食必廣坐年十三請焚先世積券弱冠
從彭石屋劉梅源兩先生受學兩先生深器之陽明
王公撫虔時先生亟慕一見其人稟學焉而梅源先
生故是王公弟子問示之語錄則益嚮往遂專如虔
除夕泊舟野水風雪霏霏齒牙下上指麻木不得屈
信先生顧津津然喜也旦日見王公稱弟子王公視
其修幹疎眉飄飄然世外之態顧謂諸生曰此子當
享清福已又謂先生曰若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爲

聖人先生跪受教自是日兩謁見退則與冀君元亨等互相稽切越數月辭還先是督學使者與王公持論不合則發策詆之先生明正學以爲言衆皆謂先生且燬而先生竟首選嘉靖四年舉鄉試任碭山知縣碭山盜警無虛日先生捕其魁桀格殺之奸民相顧讙懼不敢動於是表孝子閭祭節婦墓百廢具興民俗丕變邑苦河患先生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精禱遂自疏者二十七里待僚佐有恩意煦煦然昆弟也而僚佐亦以昆弟視先生先生視身如寒士時入覲裹俸金以行不煩民一楮居碭山四年九被薦剡

徐志稱先生有介操臨民愷悌尤尙理學政暇則引四民訓諭之無賢愚皆獲其益益實錄云旣召去士民遮道哭聲震野爲剏仁政祠去思碑入拜福建道御史則侃侃持風裁世宗時改建萬壽宮爲永禧仙宮百官表賀諸御史推先生先生毅然曰此當諫不當賀已而廷臣有密促賀表者以矢威叵測衆洶洶歸過先生先生曰卽有譴請自當之不以累諸君已而迄無患故事部院接疏中官持疏南面先生謂同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爾旣授疏猶侈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雖甚恚然迄不敢出一

語官舍蕭然禪室日恒蔬食或諷先生泰儉先生曰
不聞青菜侍郎長齋御史乎居頃之以病乞休執親
喪墓棲者三年哀吟嗚悲感行路旣除服被召尋陪
點光祿少卿竟辭不起而惟日與色士人談學不倦
嘗會復真羣公夜講罷門弟子就先生遮牀跌坐退
若有得也氣清明癯然海鶴嘗登泰山絕頂遊衡嶽
夜半坐祝融峯被羊裘觀海日超然遠覽薄視色界
一切晚闢雲霞之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天與諸
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樂之發爲詩文自成一家
言皆根極理道關切人倫與人言依於踐履嘗曰美

堯舜之孝弟而無稱於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
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
未及乎行之習之蓋深中學者之隱衷云至其所以
深造而獨得之者則猶不容以易窺矣先生每語人
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其壽加乎七十又當
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卽是語推之先生所以
孜孜不懈者蓋尙未有滯也先生天性溫良馴雅自
少至老不能害物與人交仁經義緯人人以先生親
已其言優游有餘味能使聽者不逆於耳尤諳達事
體善爲鄉人排紛批難爭曲直者多不之有司而之

先生之廬間有背先生指結訟者有司曲直之一如
先生言人以是愈益歸服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千
數相與祠祀之至今不絕



